



宋元明清

十三經注疏匯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98.09

144

:3

中央黨校出版社
傳統文化研究組

編

宋元
明清

十三經注疏匯要

第三冊

顧廷龍題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本冊目次

詩經疏義(下)卷一〇——卷二〇	〇〇一
毛詩傳箋通釋	二四九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

元 朱公遷 撰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昭反昭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虛反之鐘

鼓既設一朝饗叶虛反

賦也彤弓朱弓也解錄孔氏曰弓皆漆之以紫霜露

黑下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弘弛貌弓未張

夏官司弓矢云唐弓矢以授勞者弘弛貌則弘然

來禮也貺與也大飮去聲賓曰饗蘇氏曰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

孔氏曰饗則烹大牢○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

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

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

之言其誠也中心寶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

其速也以王府寶藏去聲下之弓一朝舉以畀人解

畀音庇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解錄輔氏曰守之

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

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

所以連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後之視府藏為已私

分去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解錄漢哀帝建平四

中並賢及乳母王阿今執金吾母將隆泰武庫兵器

天下公用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

其利門非所以示四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

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

唐叛臣反將及強節度多賜鐵券其後往往誅之唐

莊宗賜朱友誼鐵券怒死罪後被殺其妻以鐵券示

使者曰此不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音膏吝賞解

羅氏曰易云屯其膏功臣解體至有印刊五官反則

謂德澤不下及也功臣解體至有印刊五官反則

蘇林曰手而不忍予音項羽則與一朝饗之者異

弄角此與者事則與一朝饗之者異

欽定四庫全書詩經疏義會通

矣解錄解頤曰行之以威禮用之以大樂賜之以重

器而所予者則有功之諸侯也誠以將之而無偽

連以畀之而不遲則天子之子之也足以為榮矣

為禮而諸侯之受之也亦足以為榮矣

○彤弓昭兮受言載叶于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聲之

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之

賦也載抗之也抗之者安於弓樂之上避雨濕也

言其藏喜樂也右勸也解錄通釋曰載於弓樂抗弓體使正

之謹也喜樂也右勸也解錄通釋曰載於弓樂抗弓體使正

○彤弓昭兮受言古力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叶

之鍾鼓既設一朝醕市由反之

賦也素韜好說音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也一獻一酢報施均矣又有醕也醕以導飲

形弓三章章六句輔氏曰此詩首章已盡其意後二章則反覆詠歌之爾思

謂饗有勸酬右先酬後二章三章皆承首章之意也○增輝南應謝氏曰形弓殆今有其

器也我有嘉賓有其人也鐘鼓既設有其禮也既有其器復有其人必有其禮此燕有功

之禮也受言族之器之重也中心既之一朝饗之禮之專也既重其器必當其人又專其

禮此燕有功之誠也故歌詠之間凡意之出於誠者反覆言之許氏曰此詩專主於錫弓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

言錫弓則饗蓋未有不饗而錫者也

春秋傳文公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音慨而

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音虛

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

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去歌彤

弓以明報功宴樂報其功而燕樂之也鄭氏曰凡諸侯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

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初惡弒弒逆而奪

殺上曰殺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

馬所職周禮夏官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

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

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貢固不服則

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

令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壇非

音善與準同以出其君是立其次賢者

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軌行者異矣

晉桓溫北伐劉牢之討孫恩皆拜表軌行其專擅如此

菁菁子丁者我五何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

何反

興也菁菁威貌義維蘇本單注曰一名義維

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彎陸

氏曰生澤田漸加之處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

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去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我

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

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凡見中阿之義

美感已心喜況得見此威德之君子乎喜可知矣以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

菁菁子丁者我五何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

何反

興也菁菁威貌義維蘇本單注曰一名義維

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彎陸

氏曰生澤田漸加之處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

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去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我

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

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凡見中阿之義

美感已心喜況得見此威德之君子乎喜可知矣以

薪其葉滑兮亦同此一例也解鍾輔氏曰見賢而樂

菁菁

者我

在彼中阿

既見君子

樂

且有儀

菁菁

者我

在彼中阿

既見君子

樂

且有儀

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此興下章諸本皆作比也今從輔氏說更定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漢食貨志五貝之朋小貝不成貝也小貝以上各二種為朋不成貝不為朋今按此言五貝為朋其說小異當考輔氏

孔氏曰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錫我百朋者

其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者

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錫我百朋者

欽定四庫全書

情之好貨也

○汎汎反芳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

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上或下不定之貌載沉載浮猶言載清

不繫未有定止○增釋吳師道曰載以比未見君子

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心既安定其喜可知此據今而

之言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首章喜樂有禮儀近乎外貌故次章以我心則

喜言見其由中達外也三章錫我百朋則甚遂其所欲四章言皆憂今喜則大遂其所願皆以見其真誠之心非偽也

六月棲棲音戎車既飭音勅四牡騤騤求龜載是常服音

六月反猷猷孔熾尺志我是用急音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輯錄濮氏曰詩言六月棲棲

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輯錄周禮車僕掌戎

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補闕之車革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激致

欽定四庫全書

師之車也萃七內反猶副也謂供副車以待之用也廣輕皆去聲萃音平飭整也騤騤強

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音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

裳白舄也輯錄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李寶之曰

謝氏曰戎車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盡

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騤騤則戰馬皆平時馴習

無一衣一裳不整檢點今特戰之車上而已矣○增

釋許氏曰疏云載之者以戎服當猷猷即猷猷止狄

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氐猷猷內侵逼近京

邑縣通釋曰據詩文至於涇陽而言也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

甫帥音率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斬鉞獲其田完之裔先

為齊大司馬故稱司馬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獵狁獲其所者書名同馬法

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

國也此章言其出師之故韓解解順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食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獵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

欽定四庫全書詩經疏義卷十

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秋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

○比毗志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葉反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

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

力韓錄見夏官校人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

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

里韓錄漢文帝詔云七制史解吉行言○既比其物

行幸也如郊廟如巡狩如封禪之類

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

而皆中去聲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韓錄彭氏曰

王大亂之餘而支獵狁之患意其必倉卒不暇為計

而今也此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脩器械之

備非一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

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去聲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韓錄通釋曰六月之中即成戎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

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連雖敏而軍王命於此而出征

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

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四驪即四牡也我服即常服也語與

欽定四庫全書詩經疏義卷十

上章相應如此韓錄輔氏曰以佐天子則不止於正王國而已

○四牡脩廣其大有顯王容反薄伐獵狁以奏膚公有嚴

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叶蒲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反

賦也脩長廣大也顯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

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並去聲皆嚴敬以供武事

也馬壯則兵強而奏功可必矣然且不以強威而忌嚴敬之道也此與上章言將帥之賢上章見其能此章見其賢也然我事莫先於馬故皆首以為言而反覆稱美之也韓錄輔氏曰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

為之用則足以却獵執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主則足以供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宣王之中興也解頤曰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也

○獵執匪茹反如獲整居焦獲音獲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

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反於良元戎十乘反繩證以先啓

行叶戶郎反

賦也茹度唐入聲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州三原

在獲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州三原

欽定四庫全書

縣今隸陝西西要府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

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新錄見涇陽涇水

之北新錄水北曰陽在豐鎬之西北新錄豐鎬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言其

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又熾試鳥章鳥隼之章也旂

畫急疾之鳥以為章白旆繼旒者也以絳帛綴旒末為燕尾○

鳥章者百官建旗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此旗而言旒者散則通名中央鮮明貌元大

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

新錄史記三王世家江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衝軼之上蓋有鉞戟名曰伯軍

之車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郭順曰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七百

○言獵執不自度符洛量深入為寇如此

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

律而戒輯錄傷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

為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今討獵有所不戰戰

必勝矣此章見興師之義討所當討所以為王者之師也

○戎車既安叶於反如輕反如軒四牡既佶其反既佶

且閑叶胡反薄伐獵執至於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几車從後

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輯錄

謝氏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輕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闕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

耐於馳驅矣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輯錄

即今太原府陽曲縣輯錄至於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

先王治平聲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去聲

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

則萬邦以之為法矣上章歷數僭犯之罪則殄殲之

鉏剪滅乃其餘事今則薄伐之追至太原而已又不得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其能協人心以禦侮

非迫人強戰而取勝于敵也此章見用兵之道解錄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甲冑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通釋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哉高丞民詩可見其文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飲於

御諸友叶羽反魚白交反鼈音鰓音鯉音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利反

賦也祉福御進解錄魚火熱之侯維也張仲吉甫之

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

樂多受福祉輔氏曰此吉甫私與其友燕飲而已非

燕飲喜樂即天子燕之也愚謂受福不在燕飲之外

所以為福也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

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燕者之

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人必須友以成德吉甫

之德有自來矣張公輔成吉甫之德吉甫佐成宣王

之功其所閱者豈小小哉此章述今日凱旋之樂

解錄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

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服狁者亦豈得而不

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

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

六月六章章八句一章則治兵戒行而致憂勤

而具敏給從容之意三章則馬壯兵強而整

肅將事四章則彼曲我直而勇敢進師五章

則嚴兵却敵而其德為可美六章則凱還飲

酒而其友為可稱○增釋詩氏曰此詩蓋從

征之君子所作詳味其辭若親履其事者一

章總言威夏出軍之由二章言車服備而軍

出三章言攻伐之事四章言軍凱還也詩前五

章皆言車馬之威但前四章泛言軍中之車

馬五章乃吉甫之車馬一章我我朝廷也二

章我我軍旅也卒章我我吉甫也一章之

服軍帥之服也二章之服軍眾之服也

欽定四庫全書詩經疏義會通

薄言采芑起音于彼新田于此畱反畝叶每反方叔涖利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

翼翼路車有奭反算第音魚服叶蒲反鉤膺音鞶叶

輿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

輿錄肥或作脫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音菜宜馬食軍行采

之入馬皆可食也輿錄黃氏曰行軍所仰不獲在於

詩人不過因田一歲曰留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此

采芑而起興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周頌訓會字不同蓋本鄭注誤也輯錄諸會曰曰一歲曰舊始反革也二歲曰倉漸和葉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孔氏曰舊者實也始定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桑田也倉和也田舒緩也今江東呼初耕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地反革為災是也

治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去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

凡百人也輯錄唐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

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

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總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正義會通

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車以載輜重而車總百人

實有此數也輯錄朱子曰孔氏以為燕起卿遂之兵王氏謂會諸法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

過詩人但極其師衆千杆也杆禦也禦試肄習也言

咸而稱之耳師衆千杆也杆禦也禦試肄習也言

衆且練也其車三千衆也師千之試練也輯錄輔氏曰師衆之所以杆禦夫敵者入練習也

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亟亦貌簞第

以方文竹簞為車蔽也鈎膺馬嬰領有鈎而在膺有

樊音有有纓也鈎者馬領之飾樊樊馬大帶纓鞅典上

也輯錄鄭氏曰樊纓皆以五采蜀錦之類音計能毛為之周禮春官中車云金路以實革路以中戎集

傳訓戎路是革路也又五路惟金路有鈎以金為之蘇氏曰金路赤飾許氏曰金路同姓以封方叔或非同姓而方叔元老是為上公亦得乘金路矣音現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音叛王命方叔南征

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詩言方叔之南征非為采芑而作但

因道當時之事而就周六句相呼應爾蓋與豈采薇畧同但免置采薇是借彼之所事為起語采芑是

用己之所事為起語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舊畝矣方

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新田在彼舊畝在此師衆如彼練習

如此語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此章正相應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正義會通

軍衆且練以見軍容之盛輯錄言車馬如此又以見軍容之盛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新文錯衡叶戶反八鸞瑯瑯羊

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瑳音衛瑳音衛瑳音衛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无治民居所在而用力易也輯錄蘇氏曰民居下有在

馬故三字一說中鄉民環居之中間也約束軼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

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

馬故八也瑯瑯聲也輯錄錯衡以養日命服天子所和鸞之聲以養耳

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瑒王聲葱

蒼色如葱者也玕佩首橫玉也禮三命亦芾葱玕

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玕方叔非止三命而已○此章

先言車馬旌旗之盛繼言將帥威儀之美夫其從容

閑暇如此則敵愾不足以動其心克壯之猶有素矣

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

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威著威名杜預身不跨

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

已按如此說則方叔無金路而九命也

○歟惟必彼飛隼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蒞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

欽定四庫全書

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中反振振闐闐徒顛反叶

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鏡也鐃音

也通周禮說文鉦似鈴柄中上下伐擊也鉦以靜之鼓

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

禮云鼓人以金鐃節鼓以金鉦止鼓即無鉦名鞠告

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

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

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

振旅是也

振旅隱公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

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

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

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

也飛隼疾以興師旅之威揚之使進敵之使退亦

有戾天集止之意也士卒衆而練軍律肅而齊會

戰始終此

○蠢反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音獲醜叶反戎車嘽嘽吐丹嘽嘽嘽嘽吐雷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叶音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

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

方叔元老尊嚴之稱則師卦所謂丈人朱嘽嘽衆貌

子日出師之道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也

嘽嘽盛也霆疾雷也

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之逆宿將謀之勇而見勝之之故又言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啓行在道時也三章戰而獲勝時也四章

則成功之後而言其獲勝之故也○獵仇匪

茹犯義者也○益爾發射無知者也○非文武之

言甫無以却獵仇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

荆二詩皆美當時將帥而因可以見宣王中

興之功也○增釋吳師道曰采芑章十二句

三句一簡第四章陳猶獵二句一韻然老

亦可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

反 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濠尚純也戎事齊力

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不純則不雅強則得獸龐龐充實

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去

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

反 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

行狩

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

此兩句承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

上章而言西園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

內故往田也

弟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

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

名也選數也

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詳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

靜治也

以獵也

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徒手曰搏以見師徒之

勇而其教之有素也

○田車既好

四牡孔阜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解錄王氏曰人君宜

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

也故此會同金鵄赤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解錄

鄭氏曰金鵄時見音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無常期

受命殷見者十有二年而王不巡有事則來朝而

狩則六服衆諸侯皆來朝殷衆也解錄陳列聯屬音燭之

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解錄鮮願曰

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

之或異則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于斯也

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

見當時朝會之盛

○決拾既飲音吹與弓矢既調詩如同射夫既同助我

舉柴子智反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音所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

體體者弓之體開之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故亦名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飲比也比此

謂以手指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

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棼謂積禽也使諸侯之

人助而舉之言復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於不失其馳叶徒舍音矢

如破從寄音過二反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解錄通釋曰五

君表五曰逐禽左即舍天如破巧而力也解錄猶今

御田車馳驅之法也人謂毒而

也解錄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

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

御矣解錄王氏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

其肥車行節而法也舍也○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

之善也上章專言射此章兼言射御○輔氏曰戎事

馬之有餘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文庖音反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

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

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不驚言比卒事比去聲及也

大堅卧不起顧之復定言自始至終

也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

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音毛不獻音面傷謂

之剪毛謂在傍而逆射之皆換誅音不成禽不獻音惡其

降之義故不獻獻者獻於君也

小擇取三等自左腰音而射音之達于右膂音為上

殺以為乾音豆音為臚置奉宗廟音達于右膂前射之

死疾肉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音亦自左膂後射

解潔也音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音亦自左膂後射

根也此則達心射左髀音達于右膂音為下殺以

充君庖音自左膂外射之達右膂則中膂死最遲肉益

幾射皆遲後從左而射之故曰逐禽

左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音殺中殺下其餘以與

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音去聲者取之射中則得取禽

宮名所以擇士也先令習射於澤宮射義注曰澤

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

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眾而有法

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

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音行事從容取軍

整肅處已儉約待人

周滿即此章可知

○之子于征有聞音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

上章言選徒翼音又言徒御不驚此又言有信矣其

聞無聲益我事以嚴肅為主故云曰軍容肅信矣其

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音大成以獵事言解錄輔氏曰

其事之有○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始有終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解頤曰有體有用斯謂之君子有始有終斯謂之大

成存於中而有與發氣之志所以立其體施於外

而有內脩外振之事所以達其用如此得謂之君

子乎靜治於往符之初所以成其始嚴肅於旋歸之

際所以成其終如此得謂之大成乎體用之無備

始終之無聞此王道之所以謂大而詩人所以贊美

也之

欽定四庫全書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音舊錄

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而用及此吉日則

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解錄語錄問車攻吉

日詩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

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

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

吉曰維戊音既禱音田車既好音四牡孔

阜音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音外事以剛日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

之神也房四星謂之天駟駟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駟次左

服次右服次右駟亦曰天駟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雅注龍為天馬故房謂之天駟

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

祭馬祖而禱之不忘本也駟錄夏官校人春既祭而祭馬祖孔疏曰常祭在春也

車牢馬建於是可歷險而從禽也於下章推之是

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獸之所同鹿音鹿麋麋恩

反漆沮七餘之從天子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

卷十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

鹿麋麋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

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音坊至同州入河也韋氏

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

雍州其涇渭洛非河南之洛也通釋曰此言漆沮之

從猶車攻言甫草教地彼則○戊辰之日既禱矣越

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麋鹿最多

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

也車攻吉日皆先言擇馬擇馬必先祭馬

祖車攻雖不言祭正可以言日類推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儻儻表駟俟俟叶于或羣

或友叶羽惡率左右叶羽以燕天子叶獎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趣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

日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

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音恭其事以樂天子也或射或

其事也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我矢發彼小紀音殪於計此

大兕徐履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

卷十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紀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

言能中去聲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紀言發謂射即中

謂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解錄通釋曰御進也醴

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

酒名周官五齊去聲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壯一

相將如今甜酒也出天官酒正五齊曰泛齊醴齊

相黏而不散也綴音體○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

酌醴也車攻之詩終於頌禽吉日之詩終於

吉日四章章六句一章祭禱成行二章差馬擇

地三章狩獵四章微而獲禽

可以供用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

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

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

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

業者此亦足以觀矣輔氏曰王賦車馬也軍實兵器也律者進退之

度也情者下之供事上之御賓其情交相與也至於祭禱必講微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

有法終事之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

至則綜理之周可見矣輯錄通釋曰師律之

嚴選徒則器置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

聲也上下之情會同有繹而助我樂榮志率

左右而以燕天子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供勞于野叶上爰

及矜反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痛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

求並去聲還音旋定安集之輯錄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授者定之危

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取其始而言曰

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

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勞之意也故以起興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

之人也輯錄輔氏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

之可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此章離散時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音垣百堵丁古反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

欽定四庫全書詩經義會通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長一大高五板究終

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

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此章安集時也

○鴻鴈于飛哀鳴嗃嗃五力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

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前二章以鴻鴈興之

子此言鴻鴈而不言之哲知去聲二宣示也知者聞

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

詩云勞者歌其事

前錄外傳飢者歌其食云云

魏風亦云我歌且

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

知者常以為驕也

此章言作詩所以告哀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解錄解順曰惠解解人哀此宣王之所以興也

宣王之所以興也夫解解人哀此宣王之所以興也夫解解人哀此宣王之所以興也

宣王之所以興也夫解解人哀此宣王之所以興也夫解解人哀此宣王之所以興也

宣王之所以興也夫解解人哀此宣王之所以興也夫解解人哀此宣王之所以興也

宣王之所以興也夫解解人哀此宣王之所以興也夫解解人哀此宣王之所以興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宅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宅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為宣驕也

夜如何其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音潮則

司烜音毀以物百枚并反卑政而東之設於門內也郊特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

十侯伯子男三十古制未聞要以物百枚束之今則

用松葉竹灌以脂膏愚按如此則所謂物者即松葉

竹之屬鄭氏以古制未聞故曰物蓋意度之爾束之以百則大五十三則以次而小也解錄君子諸侯

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

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

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

音又反如字

庭燎晰晰

之世反與父叶

君子至

止鸞聲噦噦

呼會反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

始則明盛至此則明小矣解錄王氏曰光之衰也

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始則稍遠至此則近矣

夜如何其夜鄉

許亮反

晨庭燎有暉

許云反

君子至止言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觀其旂

叶渠斤反

賦也鄉晨近曉也暉火氣也天微明而見其烟光相

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羣臣之朝辨色而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始則未央次則未艾次則鄉晨言之序也庭燎則自有光

晰晰而至於見其暉鸞聲則自將將噦噦而至於辨其物言之亦有序矣解錄通釋曰列

女傳云宣王嘗晏起晏后脫簪珥待罪於承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

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增釋許氏曰此國王者勤於視朝之詩可見卧不

安席中夜以思惟恐時之後也是以及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